



雷  
華  
略

二

伊 5
2.608
24







門 伊5  
番 2608  
卷 2

霸路卷二

江都兼太田善世編集

公賴朝第一之二

九月壬子公如上總將有館于上總氏癸丑遂如

安西氏

公將之上總館於上總介廣常家路宿民舍上

總人長狹常伴謀襲公義澄知其謀乃遮擊走

之明日安西景益來謂曰行路猶難矣請令廣

常奉迎公遂如安西氏召廣常及千葉介常胤



丙辰木曾義仲敗笠原賴直于市原賴直亡走越後

義仲者六條君之孫也父曰義賢以私怨為鎌倉世子義平所殺是時義仲年二歲傳父中原兼遠抱亡奔信濃匿於木曾山下既而義仲聞保平之亂源氏闔門夷滅年雖尚幼既抱興復之懷嬉戲能騎馬引弓意在平氏及長僂悍少文材力絕於等倫一日謂兼遠曰小子徃日幼孤艱難得至於今日獨亞父焉依今不自分妄

意自謂我雖不肖八幡君之孫也豈優游坐視仇怨邪吾欲取而代之君以為何如兼遠首肯笑曰固所願也爾後時時之平安陰刺侯平氏事常結豪傑以待時及至高倉皇子賜令頗見形跡居無何聞我起伊豆於是乎與土豪根井行親謀起兵應接國中及上野應募者多矣土人笠原賴直聞之為平氏襲木曾村山義直栗田寺僧範覺等為木曾發兵邀擊之市原義仲聞義直等戰不利以大衆掩至賴直敗走



丁巳使北條時政徇甲信地庚申公略安房九邑  
壬戌公至自安房居于上總丙寅公如下總千葉  
常胤率子弟來歸駐軍所

先是遣安達盛長召常胤常胤已聞命猶沈吟  
者久之其子胤正胤賴共諫曰今公將興虎牙  
之滅跡遏狼戾之衡行當率先自歸況有命乎  
常胤感悟淚下頓首受命乃襲所鎮斬監某平  
氏姻家千田親政來救擊獲之遂來歸公大喜  
引見常胤謂曰孤以卿爲父

戊辰上總介廣常舉本國兵而來歸  
先是公召廣常廣常雖陽許之實挾兩端觀望  
不即發常胤之來歸請迎公於國府大建旗幟  
以張疑兵近國見之以爲歸服者已衆矣皆爭  
來歸於是乎廣常率兵二萬到隅田河上請命  
公怒其遲疑不許入見命在軍後待命廣常大  
驚廣常始自以爲彼以流人雖僅能舉事方今  
率土莫非平氏之有我大衆赴助彼必大喜遽  
見甘言遇我吾見其卒然無威儀則直殺之以



獻平氏矣。今反逢公怒，大服其度量，遂傾心事之。公已并廣常軍，勢頗張。

戊寅命存問真田義忠之母，遂逆其孤。

石橋之役，義忠戰死，公憐之，又恐其遺孤被景親等害，為迎之。

冬十月辛巳，公次于武藏之瀧河。

公在下總，聞平師出，廼次于隅田河上，募兵數日，召廣常入見，曰：寡人欲猶留河上，以俟上野丸下野人，然後渡河。卿計謂何？廣常對曰：臣聞平

軍數萬，以武藏人齋藤實盛為鄉導，我猶數日

于茲，則為景親重忠等所迫脅。武藏相摸皆為

平氏矣。為公計，莫若先踰足柄山，臨富士河而

軍，前後河山以待平軍。然則武相已為我土矣。

兩野亦焉。往公曰：善。乃作渡河於是乎。關東八

州之人，或十人，或七八人，或五六人，或四三人

絡繹來歸，與故合步騎凡十萬餘。軍瀧河，松橋

壬午，千葉常胤伐上總之伊北，獲土司常仲。

常仲者，長狹常伴之外甥也。



癸未。秩父重忠河越重賴江戶重長來降。

日者重忠等攻三浦殺義明。今者來降。公欲不赦。詢之實。平常胤對曰。不可。重忠爲人忠厚剛毅。其材又可屬大事。當一面。今我罪之。則武相豪傑皆堅守棄城。公不如赦其罪。受其降。則舉國豪傑聞聲爭降矣。公聽其計。乃令義澄等曰。重忠武州大姓。近國豪傑多附焉。宜引之以結人心。誠不收而用我事去矣。不穀已爲天下忘斬祛射鈎卿等。其亦爲寡人忘私怨焉。於是義

澄等雖併肩而不敢側目。

善世曰。重忠嘗爲平氏攻三浦氏。以殺義明。雖非血親。而在父爲外父。於己有外祖之尊也。其彊忍不孝。雖可惡。而父叔仕在于平氏。則有猶可說者焉。及其勢力蹙窮。乃棄父叔於平家。而倍其主。以降源氏。則不可復說也。夫平氏仁弱。不殺父叔者。幸矣。平氏而怒重忠。以父叔戮。則與自殺一聞耳。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君子猶以爲非。而況忠孝兩不全者乎。其餘不足



觀也。已。

乙酉公駕入都相摸之鎌倉。

公之在安西氏也。遣安達盛長召千葉常胤常胤曰。今公駐軍之地非依阻險。又非從先君居願入鎌倉而居先君之故居。形勢亦足恃。臣請率子弟奉迎。遂從其言。於是乎海內翕然響應。會稱鎌倉殿鎌倉之政。質色尚白。建大白以即武云。

庚寅夫人平氏至自伊豆。辛卯立八幡宮。

初信海君之奉命征安倍貞任也。禱於石清水八幡宮。已而賊平凱旋。康平六年始立八幡宮于由比之鶴岡。於是公更卜地立宮于小林之北山。

癸巳北條時政武田信義等及駿河監攝遠茂戰于鉢田。獲遠茂。斬長田氏之子二人。

時政已徇甲信。以武田族徂駿河。加藤光貞景廉來會。遇遠茂之襲甲斐于鉢田。伊澤信光景廉等力戰。敗之。獲遠茂。



丁酉公次于黃瀨河。平公孫維盛軍于富士河。已亥公進次于賀島。平師夜遁。庚子師退次于黃瀨河。

平主父淨海聞公結關東豪傑起兵東國。望風弭從。大驚。道於上皇。以右近衛權少將平維盛爲追討大將軍。薩摩守平忠度三河守平知盛爲追討副使。將步騎五萬餘。東鄉下官符東海東山諸國以發兵。公聞平師已到駿河。乃出次于黃瀨河。待之。步騎二十萬。維盛臨富士河。謂

都尉藤原忠清曰。我欲渡河。踰足柄合戰于平地。卿以爲何如。忠清曰。師之出也。太公命曰。軍事一聽於忠清。今東風大競。艸木之微亦皆靡於賴朝。不知其衆幾千萬。我兵馬雖有七萬千里。疲羸諸國烏合。其實不可用矣。且夫豆駿應募者。猶未有來者。姑阻河以俟來衆。維盛不得已。從之。公進次于賀島。忠清執人自東方來者。問曰。源師有幾衆乎。答曰。臣小人也。紀數不過百千。然臣行七八日之間。山水原野。大路小徑。



旌旗綿亘無往不兵。昨日聞諸人曰：源衆二十萬，忠清歎曰：唉，不及吾公使我先彼一日，則大庭秩父之屬必來我矣。豪右已來矣，豈駿焉往而令噬臍，何嗟及矣。維盛召齊藤實盛，問曰：關東善射如卿者幾人矣。實盛笑曰：君以臣爲善射乎？臣矢止十三握耳。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山東之士，天性驍勇，弓馬便利，爰臂彊力，執十五層之矢，五六人張之，弓超足命，中輒洞重札者。雖小矣，國不下五百人，善騎不

知墮，精駿無有倒者。馳嶮如飛，臨戰不畏，歿於前，子趨於敵，蹀血而進，鬪不旋踵，無有若西軍父子君臣。哀死忘戰，畏寒暑，顧糧食者也。今羸兵駑馬，二三十騎，僅能當彼一騎，況乎我七萬，彼二十萬，我生路彼熟地，一旦爲所衷，臣恐匹馬隻輪莫能反者。旣曰：內大臣君之大德，在臣躬不啻山海，願面謝乃還，遂引其徒千餘騎西歸。是夜平軍見豈駿，人民避兵於河山者，之炬火，星羅雲布，光明炫燿，大驚，曰：夥，源人衆。



彼皆已得東國乎。相視無人色。夜半武田信義潛師欲出平軍後襲之。富澤水鳥驚而群舉。平軍大駭。一動不可復整。皆棄器械而走。庚子遲明。我師濟河。見平幕有鳥。公欲遂躡追入京常。胤義澄廣常等諫曰。東國初平。新附人心未堅。猶懷向背之意。願先料理關東根本。堅定而徐圖。西上未晚也。公從之。乃退次于黃瀨河。善世曰。實盛之所爲也。可疾可取。亦有可憐者焉。夫實盛源氏之亡臣。而仕其仇。食其食。荷其

恩者。二十有餘年矣。其可疾不待言也。而及源氏之再興。平氏之討伐。實盛身在平軍。爲此則忘舊義。爲彼則負新恩。前顧後顧。左袒右袒。無可處者矣。於是乎。稱揚東兵之剛勇。龍言怖西士之志氣。庶幾其交綏而退也。蓋不知所出。聊爲此。姑息已爾。辟言之再醮婦。若有兩家相鬪。身已喫兩家茶。左右前後無處之之道。獨有殺身以謝罪耳。實盛事。二君之罪。天地所不容。何顏復見東方之君臣。邪風聲鶴唳。使敗而公事者。職



實盛之由終計窮情迫殺身於篠原謝源平之主徒知錦衣美其身不知一死不足贖其罪也豈不深可恥乎不亦深可戒哉雖然視爲人臣事二君而不知其罪覲然竊生於天地之間者其情亦有可憐者焉

壬寅公至自黃瀨河乃定功行封

善世曰春秋之義不與諸侯專封也楚子封陳蔡書曰歸不言封故使若有國之君自歸于本國者不與諸侯專封也公賴朝初攘平軍下馬

乃封安田義定於遠江一條忠賴於駿河常胤於下總廣常於上總於春秋之義可矣乎否乎曰昔者周文有天下之二非貪而有者必討有罪封有功與其天位與食天祿保有邦國撫養元元者也蓋其勢不得不然矣曰雖然先請之天朝而後從事必非周文之專封也否不然夫立大功于周邦者殷紂之所媚疾也故雖請之封而紂不許然則廢人之大功以對君上是以不請也且夫身爲盟主而事被掣肘其何以得



匡天下朝諸侯運之掌上哉。是以齊桓之封邢。其文雖不與。而其實與之。說者曰。諸侯之不得專封。此道大平之制也。由是觀之。公賴朝之專封。所謂地形不順。其勢順者。豈不然哉。

乙巳。斬大庭景親。荻野末重等。為平氏者六十餘人。刑罰寬宥。雖無活分者。而多減死。

景親率三千餘騎迎平師。至監澤。聞甲衆二萬餘軍於駿河。我師數萬迫于後。進退不可。士卒散。亾匿隱於山中。居頃之。出降。其弟景久不從。

間走平氏。伊東祐親浮于鯉名泊。將自海會平師。天野遠景邀而執之。公思其子祐清之德。不即誅之。命囚諸其塔三浦氏。公將賞祐清。祐清辭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君若辱。賜累臣。則願就戮于平氏。公大息曰。人忠其所事。孤殺之。不祥。唯爾所適。祐清赴平氏。十有一月。庚戌。平師歸。

主父大怒曰。當投維盛于鬼島。以禦螭魅。斬忠清。以正法焉。已而事寢。



壬子公誘佐竹義政殺之于大矢橋上癸丑遂滅  
佐竹秀義奔陸奥

常陸介佐竹隆義源義光之曾孫也不之國官  
於平氏其子義政秀義居常陸有數郡公已都  
鎌倉關東大姓相率歸降義政兄弟岐意旅距  
公既追平師于富士河欲遂躡其踵向京常胤  
等以爲不可且以佐竹爲言於是公親討佐竹  
招誘義政殺之秀義嬰城固守下河邊行平土  
肥實平等攻之城在高峻不可卒拔城上雨射

我士多傷乎矢進退不能五鼓猶相守迺請計  
於公所廣常謂公曰秀義有叔曰義季爲人姦  
才多欲公使廣常以利啗之義季果大說導我  
於城背我師鼓譟震動城中急攻爭入城兵狼  
狽失據秀義委城走熊谷直實平山季重多獲  
首級公觀佐竹囚見紺衣紺裳沈痛者問之對  
曰思寡君之亡幸累臣義有死耳公曰爾時女  
奚不死之曰誘致寡君於橋上而不許臣等從  
行已而聞其不幸臣以爲今而死何益不如後



圖今更拜見非臣素懷但欲有所啓耳公曰女  
言何邪曰今公釋仇讐而滅同姓夫王慝者天  
下所不容人人糾邀之若君百年之後公室之  
讐敵子孫之禦侮其誰出力公其圖之方今人  
皆懷怖畏其雖服從非心服也臣恐公之受譏  
於後世而懷愧於地下也公默然而起廣常請  
斬之公弗聽命爲家隸是爲岩瀨與一  
善世曰漢呂氏險悍多權略力能危劉氏者也  
高祖之明非不知之也蓋去諸夫高祖之與呂

氏俱起於民間高祖雖提三尺取四海而其固  
根本制御豪傑結士心者多藉呂氏之內助焉  
是以張良陳平樊噲之輩爲呂氏之私用者不  
鮮矣且夫高祖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其將  
相大夫士皆昔日編戶儕輩也平生恃功驕橫  
非幼主孱君之所能制御高祖一朝晏駕無呂  
氏則不可也故其能安劉氏者亦又呂氏也蓋  
其勢不能去也於是高祖深思遠慮大封宗室  
以備後日之難焉果靖呂氏之難宗室是依公



賴朝之於平氏也亦猶高祖之與呂氏然則宜  
封建同姓以備後害也今反殘害同姓孤立子  
孫託之悍母奸舅是猶以羔麀投虎狼其不遇  
噬齧也者幾希嗚呼公患同姓之以寵偏不知  
異姓之以奸取之也詩曰宗子維城公自壞我  
城又曰本枝百世公先落枝葉不亡何爲嗚呼  
縱兄弟有闔廬之圖而先君無廢祀國家無傾  
不猶愈於血嗣廢絕赤族夷宗者乎夫岩瀨由  
利之等直言面折公能容之則非不說其言矣

然卒棄同卽異者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  
雖有聖者亦末如之何也已矣蘇生有言曰吾  
先君之存採取之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後之  
處同異之際者取斷於是而可矣

乙丑公至自滅佐竹以和田義盛爲侍所別當  
先是公之走安房安危之際義盛要求之公公  
許之於是不次超拜

甲戌車駕復歸平安

平主父不能以定遷萬民震動咨怨於今不安



其居處山僧徒亦陳十不可奏請還都於是主  
父會議百官衆咸默然久之乃阿順主父言福  
原形勝勢便左大辨藤原長方獨盛稱平安陋  
議福原主父不喜忿忿而起明日以復都定議  
宣示中外衆大說人問長方曰公獨觸渠怒何  
也曰人情得意則不詢也今渠知衆口囂囂不  
可厭方生悔心然而業已作事不可自中止焉  
故欲待入言而從之者也人服其智先是公起  
兵天朝會議長方建白以爲流人一叫四方響

應天意可知矣今宜請復法皇明辟赦基房使  
還從政度回天意慰人心舉朝失色主父頗悔  
悟

十有二月己卯朔平公子知盛帥師伐近江山本  
山本義經敗走戊子遂來奔

義經源義光之曾孫也聞平師潰于富士河諸  
源多應附于我與其弟義兼爲我阻近江斷東  
道知盛擊走之

己丑平公子重衡帥師伐園城寺庚寅縱火燒之



高倉皇子之走園城也。僧衆衛護公之舉兵亦奉皇子令。平氏恐園城與我相應。且園城與叡山俱連。和江源。於是平伐園城。寺僧戰死者八百餘人。廟堂佛經盡罹火。

公室成

公之入鎌倉也。未有公室。館于邑屋。命大庭景義監作宮室。自十月至于月。

庚子。新田侯義重來朝。

新田侯義重者。八幡君之孫。而義國之長子也。

國於上野。新田完聚據寺尾。而不朝。公徵朝于新田。於是來朝。公使辭曰。勿入鎌中。新田侯遂館于山内。因安達盛長謝曰。寡人願事君。無失時。為海宇不安。一二臣僕不可。寡人離守土。是以不獲。實聞命。不敢寧居。奔命在此。今大國不容。命之罔極。亦知亡矣。敢布腹心。公乃見之。壬寅。木曾侯義仲自上野歸。信濃義仲已平信濃。以上野多胡。其先君之故邑。出居之。聞東國望風景。附于我。於是還歸。



南寺僧恐逐天使

高倉皇子之走園城也。傳檄南都。南都應接平氏舍而不問焉。僧徒猶蠢動弗率。攝政藤原公基通遣藤原忠成責讓。不奏請其指趣。輒動亂。僧徒不奉命。便以聲勢脅之曰。引墮之以斷髮。忠成大懼失色。遁歸。更遣藤原親雅亦復然。且有從者二人見斷髮。

善世曰。戎伐凡伯。春秋書之。以見夷狄之彊。魏今緇徒怖動天使。以驅逐之。其不恭最弗可忍。

也。平氏討焉。非亡謂也。但其意在釋私憾而不為尊天朝也。此其所以使後世獨見平氏之兇暴。而不知南寺之當伐也。惜哉。

丙午。平公子重衡帥師伐南都。興福東大二寺縱火燒之。

南僧不奉命。逐天使。既而言其情由曰。無他情矣。惟有佛鬱清盛法師者耳。但聞衆匈匈而莫適知其主名焉。更又作假僧頭。擊打蹴踏。故設問答曰。是世所謂大政入道之首也。何故戮



辱如是。彼踰分專擅朝政。為佛神所斬殺。遂追言其先寒微。罵詈詬辱。至謂平氏之糟粕。武家之塵芥。主父為之羞。平氏之孛臣妹尾兼廉。為大和國檢非違所。意欲撫循之。臨發丁屬曰。縱彼陸梁。汝慎勿相投。馬廼命。不令被甲挾兵。而遣之。僧徒不會其意。發兵攻之。斬其從卒六十餘人。梟首于猿澤上。於是乎主父大怒。頓足曰。舉天下有詛祝我如此者乎。南都必是有反人。保焉。廼遣重衡等率步騎四萬餘伐南都。僧徒

聞之曰。拘幽一人。流放百官。暴亂天下。莫有餘地。更又欲魔滅佛法。反者非在彼。而於何乎。在天人所棄。猶喪樹猿也。已失所據矣。盍設猿公之供養乎。乃傾寺僧兵。與羸弱合七千餘人。防禦力戰。僧永覺等驍勇善鬪。平兵死傷甚多。雖然。眾寡不敵。寺眾敗衄。值刃觸火。死者凡四千五百餘人。堂塔佛像。梵釋經論。常住什物。盡焚燒之。



霸略卷二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霸略卷三

江都伯太田善世編集

公賴朝第一之三

養和元年春正月辛酉高倉太上天皇崩

上皇孝愛淑美賢明寬仁好學才藻丁母后之

喪哀感殆不御寢食服闋不忍除服至使侍臣

感泣時年十五又嘗有宮人得寵幸者雖生微

宮中希指共奉承之遂至外間有男不封侯女

為妃之言上皇聞之不復進御藤原公忠通為



請曰阿堵宮娃勿問姓氏臣養以為女上皇不可曰奈後議何忠通歎息泣下曰賢哉遂出其  
餘哀憐女僮被劫奪其主衣窮迫啼哭者曰堯民以堯心為心方今人姦朕之恥也乃賜御衣以償其主又甫十歲回容伐所愛觀機楓以温酒者謂煖酒燒紅葉有唐詩之風流之類其性  
度如此惜哉幼冲嗣位不幸短祚逢時變之際會遇強臣之跋扈萬機逼制無所復預也愛姬小督婉順才貌未聞有專寵錮寢而清盛雄猜

盜奪放逐上皇不能庇焉實恭己為天下之共主登遐之日百姓哀慕如考妣云  
二月戊寅朔伊豫河野通清之子通信為報塞先仇襲備後鞞浦執額西寂以歸用之四國九國及紀伊叛亂以應我

先是通清據高繩城叛平氏西寂帥水軍三千餘攻殺之時通信在安藝依母舅奴田氏欲為報仇偽漁者與百餘人乘船而歸狙伺西寂西寂已平四國而還與娼妓飲酒於鞞浦通信掩



襲獲之以歸磔高繩城用之以祭其考於是乎  
四國及肥後菊池隆直豐後緒方惟能等皆叛  
守杜海陸以絕通路肥後原田種直爲平氏以  
九州兵二千騎伐之多傷隆直等士卒紀伊熊  
野山僧堪增等亦畔平鹵掠伊勢志摩東北已  
爲源氏西南亦倍畔及至此平主父大懼請法  
皇躬政如舊法皇弗肯乃曰朕以嘗有言於政  
事數見憂苦可哉可哉遂弗許主父寒心

丙申以詔命越後城資永陸奧藤原秀衡討東北

歸服于我及與木曾連謀者閏二月庚戌平主父  
淨海公清盛薨

清盛其母白河帝宮女也稱之曰祗園女御得  
幸有身已而賜之忠盛生清盛云清盛爲人猜  
忌驕暴其悖逆無禮世所共知也雖然善聽世  
子重盛之言或有不忍人者不若源氏諸人骨  
肉相殘害也雖其源氏子孫猶免死者不少矣  
公之舉兵時東人歸我其父兄子弟之在京師  
者平氏不殺之許其東歸則其寬容觀而可見



矣。但其所為直情率暴。旋即悔悟。非有若此條氏之緣飾。姦逆以仁惠恭儉者也。又嘗患古來所謂攝海難波。為築經島。以殺濤勢。永世賴之。舟行無難。其病革。遺令曰。孤自保元平治。為朝家出力。勲績賞祿。共踰本分。身為天下外戚。位致人臣。極貴志願滿足。無復遺恨。獨所恨者。存日不見賴朝之首耳。人誰不死。非獨可驚。孤死之日。勿修佛事。造堂塔。爾為吾子孫家臣者。其專力以斬賴朝首。用之以祭孤焉。乃没。

己巳。小山朝政敗。志田義廣師于下野。義廣者。公之仲父也。居常陸。掠鹿島宮邑。公聞之。禁止。義廣遂叛。率三萬餘騎。駐于下野。招足利忠綱及朝政。與之并力。朝政詐許之。以誘義廣于野木宮。擊敗之。于轟澤地獄谷。初。足利於平小山。同姓。與俱同壤。而不相下。高倉皇子之下。亂命於諸國也。不及足利。忠綱怒。以故。從平軍。涉三守治河。於是乎。欲乘義廣之招。以滅小山氏。反。敗焉。奔西海。忠綱賢於人者。三力能敵百人聲。



聞于十里。齒大一寸云。

三月丙戌。平公子重衡敗六條公子行家軍於墨股河。殺公弟義圓。死者千餘人。行家退走。詭計走平軍。

江東近國及河內源氏叛。平平知盛帥師伐之。殺獲甚多。遂略地至美濃。尾張。次于墨股河上。先是。者行家擁衆壁于美濃板倉。平縱火燒之。行家走中原。會知盛得疾而還。於是行家臨河。而軍東岸。重衡等以七千餘騎軍西岸。公使義

圓率千餘騎助行家。義圓欲先行家單馬渡河。爲平邏所殺。行家不知平軍有備。欲掩擊之。反敗焉。行家賴及泉重光等墮水中。凡死傷者六百九十餘人。行家退軍小態。平擊破之。走折戶及熱田。猶不能軍。遂涉矢矯河。阻東岸。平追之。及諸河。而軍行家裝人。僞入京者。渡河。平人問之。源兵答曰。見敗兵四五百走東者。其止河東者。不知其多少。又問來助者有諸。曰。有之。菊河橋本見附國府。先軍後軍。群聚如飛蝗。山野不



見隙地。今已有近在高山志二邨者焉。平師聞之，驚潰。行家使人徇于美濃尾張，曰：「不射平人者，吾讐也。於是乎所在射平人。平人且鬪且走，遂西歸。」

夏六月己未，木曾義仲及城資永戰于筑摩河上。城師敗績，資永奔出羽。義仲入越後。

平氏以資永兵馬衆壯，矯制使伐木曾。資永募越後出羽及信濃兵，得六萬餘騎，分爲三濱。小平太橋田太郎一萬餘騎出筑摩路，津波田宗

親一萬餘騎出上田路。資永自率四萬餘騎，以小澤景俊爲先鋒，至信濃軍於筑摩河上。恃衆有驕色，曰：「欲速見有聲之木曾焉。」是時義仲兵僅二千餘騎，軍白鳥河上。己未蚤食時，木曾精兵百騎涉筑摩河，馳突城軍。城兵四萬披靡，數却。資永見之，勃然謂笠原賴直曰：「大衆不能格當小敵，吾甚慙之。君其爲吾雪之。」賴直乃簡其屬，得精兵八十五騎，乃涉河。逢擊上野高山族，殊死相鬪。高族三百餘騎爲九十三，笠兵亦至。



四十二騎。乃相引還。上野人西廣助怒高族死傷甚衆。以其徒五十騎渡城。人富部家俊以十三騎邀而鏖戰。與廣助相搏。廣助殺之家俊。有臣曰杵淵重光。嘗以事故見逐。不得從軍。意不自安。施從。主君至。則家俊已死。重光悲憤。佻身獨鬪。殺廣助及其徒十餘人。身亦被重傷。乃抱主首。口劍鋒投馬下。自貫而死。義仲深惜之。是時兩軍憩歇。義仲自度小敵之堅。大敵之禽。恐卒取敗焉。乃使信濃人井上光基著赤幟入

城軍以誑資永。資永受之。已而光基橫發肘腋。義仲悉兵渡河。表裏攻擊。資永狼狽。軍敗亡走。以三百餘騎。僅得歸越後。為國人皆畔之。遂奔出羽。金澤。義仲乃入越後。使守關山。止國府休舍於是。越前。越中。加賀諸國相率來歸。義仲遂下北陸道。

庚午。有星見東北。鎮星青赤。有芒角。秋九月丁丑。木曾師及平師戰于水津。平師敗績。平已聞筑摩之敗。遣公子通盛。教經等赴援。以



資永爲越後守以伐木曾資永起兵五千餘騎師出之夜暴發中風神用迷亂明日乃卒丁丑平師與木曾師合戰於越前水津平師敗走資永弟永茂雖收遺兵而本國已爲木曾所取北陸諸國弭從木曾無有一人救援者於是平遣行盛忠度以佐永茂  
庚辰和田義茂帥師伐足利丙戌足利桐生六郎弒其君俊綱辛卯六郎伏誅滅足利  
俊綱者田原秀鄉裔孫也居下野足利世爲大

姓嘗受平氏之恩德以故平等之役其子忠綱從平軍有大功焉又與義廣合從於是公命義茂伐足利其大臣桐生六郎嫁情于我行弒俊綱因梶原景時來降公不可曰彼賣世主以自爲也其設心甚可惡矣天下之惡一也雖有一旦之功而不可以賞當誅之以正其罪乃命斬桐生與俊綱首并梟遂滅足利令曰俊綱及六郎其勿孛戮居處貲產按堵如故

善世曰鎌倉公於是乎可謂正矣夫君親無將



將而誅焉。況於弑之乎。今公不私好惡。誅之以示大義。正之體也。其霸天下也。不亦宜矣乎。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桐生之。因景時。蓋其氣類相應者也。嘗異公獨知惡桐生。而不知惡景時。是誠何心哉。抑爲巧言孔其之故。與是故惡夫佞者。

壽永元年秋七月壬午。公傷命於新田。

初。新田侯之女爲鎌倉世子義平妻。世子卒而寡居。公欲烝焉。弗從。公命新田侯亦不奉命。遂

嫁之人。公怒。加譴謫。

八月庚戌。子十萬生。

十萬之生。以世子生之禮舉之。卜河越。重賴之妻食之。

九月癸未。平師歸。

先是。平師數出伐木。曾木曾輒摧挫之。遂成著北土。平軍畏威。退縮。執不得久。會寒氣。總至。乃大還。

癸巳。平人殺我弟希義。



希義者公之母弟也。往年流于土佐。居介良及  
公舉兵。平氏使國人蓮池家綱。平田俊遠圖之。  
希義走。夜須追殺之。年越山中。夜須行家以其  
族救之。弗及。行家自海上遁。家綱等追之。及諸  
海。則在舟中矣。家綱遣人誑招行家。斬之。遂奔  
紀伊。

冬十有一月丁丑。北條氏命牧宗親。壞伏見氏已  
卯。公祝宗親髮。辛巳。北條時政歸伊豆。  
公有寵姬良橋氏。畏夫人之悍妒。不敢內宮。舍

之。藤原光家家居頃之。又舍於伏見。廣綱家時  
政之妻。牧氏告之。夫人恚怒。令宗親壞伏  
見氏。廣綱以良橋姬遁。僅而免。走大和氏。公  
大怒。謫宗親曰。雖夫人有命。汝盍告乎。乃手自  
斷宗親髮。時政怨對。不告而歸。伊豆公遣梶原  
景季。召時政之子義時。使藤原邦通謂之曰。宗  
親有罪。寡人謫之。婦公棄寡人而歸。令人失望。  
卿不從父親。以慰孤心矣。意者後日能保孤子  
孫。其在。卿歟。



善世曰。鎌倉公不於是痛戒北條氏。反優令容之。終至北雞長鳴於霜晨。陰龍大戰于堅冰尸。扼猶温而子孫先絕。孤墳未乾而國家已索辨之。之不早及至此際。雖有忠義明達之士。亦無如之何矣。徒使後之修史者。惡其驕伉於是乎。不言夫人。而書曰。北條氏書曰。北條氏則外之也。外之也。則非我婦也。非我婦也。則當廢之者也。

二年春三月。公伐木曾。次于善光寺。木曾侯辟我

師于越後。師退次于青鳥野。公使天野遠景岡崎義直如木曾。師木曾世子義高來為質于我。公至自伐木曾。

前此武田信光欲以其女妻義高。木曾侯不許。曰。卿有女。則其宦女于我焉。不知所以妃吾子也。信光大怒曰。武田木曾同儕。何以卑我。遂銜之。於是潛搆木曾于我。又會季父行家怨望公。而奔木曾。公猜疑木曾。與行家合謀。叛附於平氏。謂不可為人所先。乃大起兵。率十萬餘騎伐



木曾木曾侯患之。會諸將而問焉。咸曰：城于富部大井，自固則誰能破之？請速繕聚待之。侯依違者良久曰：源氏骨肉相殘，固世之所非議也。今若釋仇讐而與親同姓戰，不可深恥哉。遂辟我于越後。公曰：渠不投我，何乘之？乃退駐于武藏之月田河上青鳥野。遣遠景等數之，以其內行家且曰：請養清水孺子，以爲子。若不獲命，以師相見。侯諏之，兼平曰：君之與鎌君終不相協，不如斷然決雌雄。于今日，小室忠兼曰：君

何不終鄉者之醜藉。侯從之，引見使者曰：寡人不知季父之得罪於執事，見其窮來投于敝邑，愍然哀之。姑息養之耳，何故忘同宗之懿親，釋異族之仇怨乎？恐有小人之交，搆大國執事，其圖之。今大國畜養孺子，令從公子之鴈行，若不受命，是自絕物也。敢拜命之辱，孺子不才，未知東西願垂教訓而免於罪戾。君之惠也，寡人何忘德，不爲大國扞蔽，乃託義高於使者。時義高纔年十一歲，同年海野幸氏偕行，已而侯召內



子曰孤為爾等夫棄孺子于鎌倉若愛惜之則  
吾將士暴骨于原野內子皆感泣曰君愛臣之  
厚一至此哉乃共矢曰婢子所事其背德失義  
之夫者有如日月遂奉誓書

善世曰木曾侯驕暴非著於心本者故恥內鬪  
於外侮而甘辟敵之屈辱哀戰士於暴骨而忍  
愛子之別離由是言之木曾侯驕暴非著於心  
本者也但其成長于深山之中與木石居焉與  
鹿豕遊焉不知文理闇于名分直情自用以犯

逆罪嗚呼性質材武若是其美而終不免大逆  
亡道之討者抑有以也今川家訓曰不知文道  
武道不利此之謂也

夏四月辛亥平大舉伐木曾公孫維盛門脇公子  
通盛等帥師圍燧城

平大發天下兵山城大和攝津河內和泉紀伊  
伊賀伊勢尾張三河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  
安藝周防長門豐前豐後筑前筑後大隅薩摩  
應之并近江美濃飛驒兵應募者悉平國兵士



合十萬餘騎伐木曾軍行無律所過抄掠行旅  
逃避居民不按堵

辛酉取燧城

木曾侯在越後聞平師大出遣信濃人仁科守  
弘加賀人林光明倉光盛澄等守越前燧城燧  
城四面帶山水斗在湖北城趾東接還山麓麓  
上西名經尾東名鼓岡東西兩間僅數百步中  
有澗自西南流北名日野川城兵以木石壅塞  
下流川水溢濫懷襄阜陵平軍在西南岩神山

望洋如湖海崢嶸不測戰兢不可涉衆計未知  
所出平泉寺僧齋明與其徒一千餘在城中見  
平師衆勢大懼潛募平人使決下流約於內反  
之平人從之遂前攻城齋明倒兵以開平人城  
陷將士走河上城

又敗諸三條野

平師追至河上木曾人不能支走三條野結陳  
待之平師乘勝追擊木曾林光平馬驚逸不能  
止為齋藤實盛所殺木曾兵士氣奪勇竭不能



軍走加賀軍於篠原平人亦不尾入長畝城休  
師。

五月乙丑木曾師及平師戰于安宅木曾師敗績  
木曾將士聞平師入加賀走壁安宅扼橋拒之  
越中人石黑光弘水卷安高等五百餘騎來助  
平人盛俊五千餘騎涉淺水擊木曾軍木曾一  
千餘人射之半涉平兵没死者三百餘人安高  
父子六人與平景家族衆鬪于水中三人死三  
人傷光弘兄弟五人竝驅入水以射平兵光弘

傷乎盛俊矢而墜水中其弟福滿拯之得免死  
於是光明成澄等不能當平衆皆被迫逐棄壘  
亡走富樫家經馬中流矢而不能去見外甥安  
江盛高之走而號之盛高顧從騎曰二三子其  
獻汝馬乃走家負爲隸新獨下而投曰君疾走  
以立後功家經賴得走免加賀入井家範方以  
十七騎距根上松之隘且鬪且却者十一度終  
拈死範方守險殿死故得不全軍盡没而走大  
野平師大敗木曾軍遂取林氏富樫氏二城



辛未平師次于篠原壬申木曾令井兼平帥師及盛俊帥師戰于盤若野盛俊敗績兼平進次于御服山

齋明言於維盛曰今義仲在越後聞其軍大敗則彼必自來矣越後越中之竟有寒原之險焉彼若出險隘入越中則我大事去矣蓋急使兵塞其隘斯我先取越中矣維盛從之使盛俊帥五千騎踰礪並陳師越中盤若野木曾侯聞安宅之敗大驚與兼平六千餘騎赴越中兼平遂

擊盛俊于盤若野盛俊敗衄失師二千餘騎還踰礪並走加賀兼平過寒原軍於越中御服山甲戌木曾侯誘平師夜中薄之于礪並山頂殲于壑中乙亥平公子知度池公子為盛及木曾侯鏖戰于山嶺為盛戰死知度自殺平師敗績戊子潰于佐良嶽

平數進取以為北地兵不足畏乃分軍為二維盛七萬餘騎向礪並使通盛率三萬餘騎軍於志雄山以塞能登道於是木曾侯自帥師次于



盤若野并近國兵會聚者合五萬餘騎。侯謂今并兼平曰：平衆我寡，彼如踰礪並戰于平地，則衆寡不敵矣。然而橫田之戰，我以三千敗彼四萬，彼今雖有十萬而我亦五萬，一以當二則足矣。且彼烏合縣軍，若戰客地，我州將國兵以逸伐勞，蔑不勝矣。今我先逼山足而陳，彼見之則必停軍山頂矣。我分軍爲七，木曾尸以包平師，南北合一鼓譟，蹙之使驚而奔坑之南壑，吾可以得志矣。乃趣信濃星名族軍礪並北麓，張疑

兵於日宮林，使行家帥一萬餘騎軍於志雄山，以當通盛軍。兼平等及娘子軍分爲五隊潛師出平師後，繞山腹而軍。木曾侯以三萬餘騎南仰而軍黑阪口，以當其前而匿。兵不見衆寡，娘子者中原兼遠女，木曾侯之下妻。曰：巴姬美豔而有勇力，善騎射，常從戰場，將一隊，數立戰功。橫田之役，自斬敵首七級，云：平師已踰山顛，阪上東望，見旗幟白，立于日宮林，謂木曾已迫山足。然崇山崔巍，前面險陁，雖木曾人而不可輒



陟不如我且退休息吾師乃退北臨而軍黑阪  
上南北相持不過數百步俄而木曾出精手發  
鳴鏑平亦應之雖更互出兵相射木曾人故遷  
延不敢鬪緩引以俟夜平人不虞將卒倦怠杜  
金革而睡寐夜半木曾五軍一萬餘急迫其後  
侯軍三萬應其前縱火牛突其陳四面乘之萬  
群號呼擊銅擊鼓或吹海螺填填磔磔山鳴谷  
應天地震動不知其幾千萬人平軍大驚駭遂  
崩壞於是乎兵刃相觸傷人馬相蹂踐勾勾迷

亂悵悵不知所出或有呼者曰南壑有徑可由  
逃死平軍聞之人馬奔馳相隨填滿坑壑死者  
一萬八千餘人而無有一人死敵者其股肱世  
臣猛將謀士多陷沒矣乙亥平明公子知度爲  
盛率數十騎循西山麓大呼馳下突木曾陳鎧  
甲華整人品秀美侯見之曰必是敵將不可脫  
自率二百餘騎自北山馳下錦衣玄甲騎鐵驪  
眉梢上指目眦盡裂圍公子擊之知度亦一死  
決戰遂斬岡田親義岡田重義見之馳來擊知



度知度從士防之親義散卒復聚主從相救敵  
敵紛絮知度力竭自殺爲盛亦血戰爲樋口兼  
光所殺平人小阪宗細謂其從子館貞康曰我  
行年七十且暮入地今日吾得死所矣貞康曰  
此行也十萬官軍爲五萬賊徒敗焉我輩生歸  
令人守面辱中之羞也大人之言實獲我心迺  
麾左右入敵與偕戰沒從士八十餘人無有一  
人不殺敵者木曾爲之死傷甚衆然而平軍折  
北不救遂大敗僅而亡走加賀立赤幟於佐良

嶽收合散兵通盛及行家戰于志雄山雖數乘  
勝聞礮並之敗輟戰而還與維盛軍會勢頗振  
木曾亦不窮追前至加賀平岳野止營傳陳戊  
子風雨大起是夜平人獲木曾采樵者問之給  
曰木曾欲今夜襲敵營詰曰風雨黑夜可柰何  
曰壞堂舍作火把又爲撓以直道乘風雨掩襲  
汝不意平人攝龍言維盛歎曰悔前日不待木曾  
於安宅而戰於是兵衆波駭潰散爭走安宅夜  
深天闇大風蜚砂擊面雨如注水川水漲溢溺



死者一千餘人。明日僅得至安宅。壞橋阻河。築壘保之。

六月甲子朔。木曾追平于加賀。

平雖壞橋阻河而自固。不知木曾用己故智。自淺水涉。木曾已濟。先使樋口兼光以百五十騎挑戰。平使畠山重能。小山田有重以三百騎逆之。互有勝負。已而兩軍接戰。木曾侯五萬餘騎。及平公孫三萬餘騎。大戰于安宅。平師敗走。木曾乘勝追之。戰于成合。又敗之。侯野景久殺敵

十三人而自殺。伊藤祐清亦力戰而死。侯命軍中生致僧齋明。於是為岡本成時所獲。即時斬之。齋藤實盛挺身後殿。與手塚光盛搏死。初侯小名駒王。生二歲。遭鎌倉世子事。重能實盛共憐駒王。亡辜而匿之。遂託之中原兼遠。駒王賴之。得全。至是侯思顧實盛舊恩。大哀其死。為厚葬之。平師走篠原。木曾躡追甚急。平兵遁入山林。木曾驅逐之水濱。平走軍於並松。是時平猛將壯士大半已戰沒。殘兵不能復軍。遂敗還。是



役也。平兵陷沒溺死。或斃仆艸木間者。不知其數。其縣首安宅篠原並松間者。三千七百六十人。乘甲曳兵。跋涉間關。其能脫歸者。僅三萬餘人。云。

戊辰。法皇召藤原氏爲公卿者。謀議木曾。

是日。見命而不來者。皇后宮大夫實房。大納言忠親。右大臣兼實。亦不會。使人謂曰。請疆行禱神佛而已矣。東寺有秘法。修於是時。而可也。左大臣經宗。會議曰。姑不論成敗。竭力杜守關隘。

耳。中納言長方曰。昔者匈奴猖獗之日。漢家結和親。相時權宜。達人之所處也。今彼自稱義兵。然則必奉皇命。不如以詔平源平。令以罷兵。彼若不奉命。則是逆賊也。夫天子處和。而方命令。彼自不免逆討。孰與暗鳴無爲。束手就亡滅者哉。弗聽。徒請禱神佛。反致擾亂焉耳。



始中興其難計也...  
 此外自不...  
 若不奉命...  
 然限必奉...  
 味勝...  
 身...

霸略卷三終



